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专业证人之死/(英)P. D. 詹姆斯著;胡燕娟译.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1.1

(P. D. 詹姆斯作品集)

ISBN 978-7-204-10907-4

I. ①专… II. ①詹…②胡… III. ①推理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09627 号

DEATH OF AN EXPERT WITNESS by P. D. JAMES

Copyright: ©1977 BY P. D. JAME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GREENE & HEATON LIMITE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0 INNER MONGOLIA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专业证人之死

作 者	P. D. 詹姆斯
翻 译	胡燕娟
责任编辑	王继雄
封面设计	张新友
出版发行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网 址	http://www.nmgrmcbs.com
印 刷	内蒙古爱信达教育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4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4-10907-4/I·2249
定 价	26.00 元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午把所有的热气都集中到了房子的顶层。通常他不会注意到自己的工作环境，但是亚热带温度实在是难以忽视。他打开通往走廊的门，走廊对面往右一点点是实验室的厕所，他能听见轻盈的或是沉重的，匆忙的或是缓慢的脚步声，听见两扇门关上的声音。这些声音并不能打扰他，他开始专心致志地工作。

今天要检查的样品并没有多少神秘感。他的助手吃午饭还没回来，如果这个案件不是谋杀案的话，他肯定会把这封信留给他检查。但是谋杀案就意味着要出庭作证，辩护律师不会放弃质疑物证的机会，出庭作证就意味着文件检查行业和霍格特实验室会受到公众的审判。所以每次谋杀案件他都会亲自检查，谋杀案的文件检查并不是最有趣的工作。他倒是很喜欢历史性调查，上个月他就参与过一项调查，1872年的文件的纸张里却包含1874年才首次使用的化学木浆，这一发现揭示了很多复杂的丑闻。而现在的工作并不复杂，也没什么意思。但是几年之前，可能会有一个人的生命就取决于他的想法。在他二十年的从业生涯中，他从来没有想过因为他提供的证据被判绞刑的那些人，他想起的不是那些没有姓名的面孔，反而是纸张和墨水，是最后向下的浓重一笔，是一个字母的特殊形状。他把从女孩手提包里拿出来的纸条放在丈夫的两份笔记样品中间。一份样品是嫌犯在绍森德度假时写给母亲的信，他不知道警察是怎么把信从他母亲那要过来的。另外一份是关于足球比赛的简短的电话记录，从受害者手提包里拿出来的字条更加简短。

“你已经结婚了，所以不要再骚扰巴里·泰勒，不然你会吃亏的。你这张脸长的这么漂亮，毁了可就可惜了。好自为之。好心人留笔。”

他觉得这个风格是取自最近的惊悚电视剧，他在这张纸条上没有用自己的真实笔迹。警察搜查他的工作地点之后可以给他提供更多的样品，但是他不需要更多的样品。威胁信和两份样品的笔迹完全相同，虽然他试图改变手倾斜的角度，也改变了小写字母r的写法，但是他每隔四个字母都会提笔，米多尔米斯从来没见过任何一个伪造笔迹的人记得改变自己提笔的习惯，上面那个小点，点的很高，而且永远往左偏，撇号也一模一样，几乎是他笔记的商标。他会分析样品，照片，然后把每个字母放大，放到一张对比表格里，陪审团会互相传阅这张表格，他们不知道为什么需要高薪聘请专家来解释常人一眼就能看得出的东西。

电话响了，米多尔米斯伸出他的长胳膊把话筒拿到左耳。苏珊·布拉德利

裤和一件软呢上衣。上衣的内兜里有一个薄薄的皮钱包，里面有几张六英镑的纸币，驾驶证，邮票集和两张信用卡。外面的右侧口袋里有一个钥匙袋，里面有一根车钥匙，三根其他的钥匙，两把耶鲁锁的钥匙，还有一个小钥匙，可能是用来打开桌子顶格或者抽屉的。白色大衣左上角的口袋里别着几根圆珠笔，左下角的口袋里放着一块手帕，实验室的钥匙袋，还有一根钥匙没放在钥匙袋里，看上去很新。尸体身上就只有这些东西。

他走到工作台前，开始检查两件证物，木槌和一件男式上衣。用木槌做杀人工具很少见，这个木槌显然是手工做的。雕刻粗糙的橡木手柄大概有八英尺长，达格利什觉得这个手柄以前可能是一根拐杖。尸体的头只有两磅重，一边都是黑色的血，一两股灰色的头发像胡须一样冒出来。肉眼已经分辨不出哪是洛里马的头发，哪里是凝滞的血液。木槌会小心包好，贴上两个证物标签，送到首都警察实验室的生物部。

他对警长说：

“木槌上没有指纹吗？”

“没有，只有帕斯科的指纹，他是木槌的主人。没有擦除指纹的迹象，凶手肯定戴了手套。”

达格利什想，凶手杀人应该是蓄意已久，或者是经验丰富的专家，才有这种本能的保护意识。但是如果他早就有所预谋，为什么会用到实验室的东西做凶器呢？除非他早就知道实验室里有木槌。

他弯下身子检查洛里马身上的上衣。这是一件廉价的批量生产的套装的上衣，衣服是蓝色的，带有淡蓝色的细条纹和宽大的翻领。袖子完全展开，袖口上有一丝血迹，洛里马被杀之前已经开始进了血液分析。工作台上的电泳设备已经插好电，两个琼脂凝胶薄板上打了两排小圆孔。旁边放着一个试管架，试管里放着很多血液样品。试管架右边有两个迷彩色的实验室文件夹，上面写着实验室的登记事项，文件夹旁边平摊着一个用结合环连接的四开大小的活页笔记本。笔记本左边的那页纸上上洛里马前一天写的各种公式。达格利什看到洛里马开始和结束每次分析的时候都会在笔记本上记录时间。笔记本右面的纸是空白的。

他对豪沃斯说：

“洛里马死后谁会升任为高级生物学家？”

里闻到了呕吐物的味道。

比德维尔太太已经打开了洗衣篮的盖子。她惊声尖叫起来：

“真逗，衣服不见了。”

达格利什和马辛寒转过头，达格利什问道：

“比德维尔太太，篮子里原来有什么？”

“有米多尔米斯医生的白色大衣。”

她冲出房间。达格利什和马辛寒跟在她身后。她打开文件检验室的大门，往里面看了一眼，然后又关上门，站在门口，说：

“不见了，衣钩上也没有。那去哪了？米多尔米斯的白大衣去哪了？”

达格利什问道：

“为什么米多尔米斯的大衣会放在洗衣篮里？”

比德维尔太太瞪圆了眼睛，她狐疑地转动着眼球，说：

“因为上面有血，有洛里马医生的血。”

8

他们最后走下主楼梯，走到主任办公室。图书馆里传来一阵窃窃私语声，气氛很像是庄严肃穆的葬礼。门口站着一个警察，脸上有一种冷漠和警觉的神情，好像习惯了忍受乏味的生活，但是一旦有人需要，又会立马开始行动。

豪沃斯把办公室的门锁上了，钥匙还留在门上。主任竟然选择跟其他员工一起在图书馆等待，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向同事表明自己会跟他们休戚与共，还是委婉地承认比德维尔早上会打扫他的办公室，所以达格利什对他的办公室肯定会格外感兴趣。但是这个理由十分牵强。洛里马的尸体被人发现之后豪沃斯肯定进去过自己的办公室，如果办公室里有证据要销毁，豪沃斯有充分的时间去做这件事。

达格利什知道豪沃斯的办公室肯定会装修的富丽堂皇，但是他看到还是吓了一跳。凹形屋顶上布满了精雕细琢石膏工艺，花环，贝壳，彩带，缠绕的藤蔓，华丽唯美却又井然有序。壁炉是用白色的带斑点的大理石做成的，装饰非常经典。客厅大小适中，不能分成小间，也不能做实验室，但是客厅没有用做其他用途只是为了行政和科学的方便，跟霍格特上校与生俱来的追求完美的个

“所以你进的是右手边的更衣室?”

“对，当时更衣室里一片混乱。演员都把在外面穿的大衣挂起来了，舞台服装也挂在那。房子中间有一排挂钩，一个长椅，还有一面小镜子，梳妆台小到只能让两个人同时化妆。唯一的洗手池还在厕所。你们肯定要去这个地方，昨天晚上长椅和大门上都堆满挂满了大衣，戏服，箱子和道具。木马的服装挂在其中一个衣钩上，所以我就把衣服穿上了。”

“你到的时候一个人都没有吗?”

“房间里一个人都没有，但是我听见厕所所有人。我知道剧团的大多数人都在蓝月亮喝酒。我穿衣服的时候厕所的门打开了，哈利·斯波罗格出现了，他是剧团的成员，当时他穿的也是戏服。”

马辛寒记下哈利·斯波罗格这个名字。达格利什问道：

“你们说话了吗?”

“我没说话。他说很高兴我能过去，剧团其他人都在蓝月亮，还说自己要过去把他们找出来。他不喝酒，所以没跟他们一起过去。他出去了，我也跟着他出去，到了墓地。”

“一直都没跟他说话?”

“我不记得说了些什么。我们只在一起呆了几秒钟。我跟他出来是因为更衣室里空气不流通，臭死了，我穿的衣服又厚又重。我想我要在外面等他，这样剧团的人从蓝月亮出来之后我就可以跟他们一起上台。然后我就在墓地等他们了。”

“你看见其他人了吗?”

“没有，但是这不能说明当时外面没有人。我透过头套能看见的东西很少，如果有人一动不动地站在基地里，我可能不会看见。我也没想到会看见谁。”

“你在墓地呆了多久?”

“不到五分钟。我在外面排练了一下，耍了耍下巴，摇了摇尾巴。如果有人在看的话肯定很傻。外面有一个讨厌的雕像，是一个大理石天使，脸上的表情虔诚的很恶心，手还往上举着。我在外面走了一遍，在天使脸上磕了一下，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是月光作用还是基地的关系。然后我看见有人从基地对面的蓝月亮走出来，我就跟他们一起进去了。”

“你跟他们说话了吗?”

没回家，所以今天早上没给我留东西，我得自己做早饭，本来我想吃培根，但是我觉得还是别吃了，晚上他回家可能想吃，他回家回的晚的话就会做培根和鸡蛋。”

达格利什问道：

“洛里马先生，你知道谁会有谋杀您儿子的倾向吗？他有没有什么仇家？”

“他怎么会有仇家呢？他除了实验室的人就不认识其他人了，实验室的人对他都很尊敬，他自己也是这么告诉我的，怎么会有人想伤害他呢？埃德温的工作就是他的生命。”

最后一句话仿佛是他自己的发明，儿子的工作态度显然让他感到骄傲。

“你昨天晚上给实验室打了电话，是什么时候打的？”

“八点四十五。电视坏了，没有像平常那样出现雪花点，埃德温教我调节电视后面的旋钮，调完之后出现了一会画面，但是过了一会又坏了。我看不了九点的新闻，就给埃德温打电话，让他叫修理工过来。电视是租来的，修理工随时都可以来，但是他们总是有借口。上个月我就给他们打过电话，他们过了两天才来。”

“你记得你儿子说过什么吗？”

“他说晚上打电话他们也不会来的。他第二天早上上班之前打，但是他没有打，他连家都没有回。电视还是坏的，我不想自己打电话，这种事情都是埃德温来做的。你觉得斯菲尔德太太会打电话吗？”

“她肯定会打。你打电话的时候他有没有说自己在等人？”

“没有，他好像很着急，不想跟我说话。但是他说过，我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给实验室打电话。”

“他除了说今天早上会给修理工打电话之外什么都没说吗？”

“他还能说什么呢？他不喜欢在电话上聊天。”

“你昨天有没有给实验室打电话，说医院床位的事？”

“打了，昨天下午我本来要去阿登布鲁克医院，埃德温要开车带我去。我腿上有牛皮癣。他们要给我采用新的疗法。”

他好像要把裤腿掀起来。达格利什说：

“不用了洛里马先生。你什么时候知道床位没有了？”

“他们大概九点打电话过来，那时候他刚走不久。我就给实验室打电话，我

老人坐在椅子上，眼睛直视前方。他把手放在膝盖中间，手腕很细，手掌却很大，看上去有些可笑。他瘦长的手指像极了他的儿子，但是他手上的皮肤很干，像干枯的树叶一样。过了一会他说：

“很兴奋。”然后他又沉默了，两个侦探看着他，马辛寒想，这又是达格利什的过人之处。他本来可以上楼检查遗嘱和文件，但是这个证据得之不易，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过了一会老人又开口了，这个词让他们觉得很惊讶，他说：

“很诡异。像是在策划一个阴谋。”

他们还在耐心地等待，但是他什么都没说。然后他们就看见他哭了，他的表情没有变化，但是一颗珍珠似的眼泪从眼角滴落下来，滴到了他干燥的手上。他看着这滴眼泪，好像从来都没见过一样。然后他说：

“他是一个孝顺的儿子，他第一次去伦敦上大学之后我们就失去了联系。他给他妈妈和我写信，但是从来都不回家，这些年我一直都是一个人，他把我照顾的很好，我没什么好抱怨的。他肯定给我留下了一些钱，我也还有养老金。但是白发人送黑发人实在是太难过了，以后谁会来照顾我呢？”

达格利什轻声说：

“我们要看看他的房间，检查他的文件。他的房间上锁了吗？”

“上锁？为什么要上锁呢？埃德温的房间只有他自己进去。”

达格利什对马辛寒点了点头，他走出去叫斯菲尔德太太。然后他们一起上楼，进入洛里马医生的房间。

2

洛里马的房间很狭长，屋顶很低，墙壁是白色的。透过平开窗能看见长方形的草地，几棵多节的苹果树，上面挂满了绿色和金色的苹果，一排结满了浆果的树篱，树篱尽头是大风车。在下午的和煦的光色里，风车看上去仍然像一具残骸。油漆从风车上剥落，金属板像烂掉的牙一样掉到地上，风帆也懒洋洋地挂在浮动不安的空气中。风车后面是数英亩的沼泽地，秋天农人的耕作已经把沼泽地变成了一块一块的农地，土地在水坝之间闪闪发光。

达格利什把思绪从美丽祥和的景色挪开，开始检查这个房间。马辛寒已经开始检查桌子了，他发现抽屉盖没有打开，把抽屉盖往上抽了几英寸，然后又

但是达格利什和马辛寒要去伊利，还得等十分钟。艾尔波特·比德维尔很晚才到警局，跟他同时到来的还有甜菜地的泥土和悲伤的情绪。马辛寒不知道他和比德维尔太太是怎么相遇的，两个人性格如此不同，怎么会在一起呢？他肯定她是在伦敦出生的，而他却是在沼泽地出生的。他沉默寡言，而她却能言善辩，他思维缓慢，而她却思维敏捷，他对所有事情都漠不关心，而她却对流言蜚语和生活的刺激有着渴望和狂热。

他承认自己接过那个电话。是一个女人打来的，让比德维尔太太去莱名士帮斯科菲尔德太太打扫卫生，说她不用去实验室了。他记得打电话的人没有告诉他姓名，如果告诉了的话他也不记得了。以前他也结果一两次斯科菲尔德太太的电话，她有时会让比德维尔太太去帮她准备晚宴。都是女人跟女人之间的交易。他不知道昨天这个声音是不是斯科菲尔德太太的。达格利什问他，他是不是以为打电话的人就是斯科菲尔德太太，他说他也不能确定。

达格利什问道：

“你记得打电话的人是让你妻子去莱名士还是来莱名士吗？”

比德维尔先生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他满脸疑惑，沉默了一会之后说他也不知道。马辛寒问他打电话的人是女人还是伪装成女人声音的男人，他用轻蔑地眼神看着马辛寒，好像觉得能想出这个问题的人思想都足够龌龊。但是他这次的回答却是最长的。他说他不知道打电话的是女人，还是扮成女人声音的男人，还是娘娘腔。他知道到有人让他给妻子带个口信，而他也这么做了。如果他知道接这个电话会带来这么多麻烦，他早就不接了。

他们知道跟比德维尔先生的问话必须结束了。

4

达格利什见过大城市律师的家都很气势恢宏，帕吉特，科尔比和赫尔特公司的房子也不例外。这栋房子保存的完好如初，透过窗户能看见绿色的教堂，前门的乌木黑油漆像刚刚刷上去的一样闪闪发亮，狮子头的黄铜门环也被打磨成了白色。开门的是一个瘦弱的老职员，穿着一件老式的黑色外套，衣领很硬，看见他们眼睛为之一亮，好像很久没遇到过麻烦的人期待看一场好戏似的。达格利什报上名字的时候他鞠了鞠躬，说：

“两个人吗？我是说你妈妈和我妈妈？怎么会呢？你妈妈死于癌症，我妈妈死于肺炎，他不可能故意让她们患上这两种病啊。”

“我知道。但是怎么他的妻子都会莫名其妙去世呢？我当时觉得他把咱们的母亲杀了就是为了不让她们生孩子。”

“这个办法倒是很有效。你是不是还在想，谋杀倾向是不是能够遗传呢？”

“没有，但是父亲完全没有能力建立一段关系。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你知道吗？他本来想让我上斯托尼赫斯特院校，后拉才记起来你妈妈才是罗马天主教徒。”

“真是遗憾。我还想看看你会变成什么样的天主教徒呢。如果你跟我一样没有宗教信仰，就会知道宗教教育遗留的问题就是，你一辈子都会觉得你丢了一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却不一定存在。”

她走到桌旁，用手指搅拌着一碗蘑菇。

“我可以跟人建立关系，但是问题是我很容易厌倦，这种关系总是不能持久。而且我只知道一种对人好的方式，就是跟人上床。我们的关系会一直持续下去，对不对？一直到我死的那天，对吗？我现在要换衣服吗？需不需要我喝着酒？”

“我们的关系会一直持续到我死的那天。”对抗世界。现在要割断两人之间的联系已经太晚了。他想起扎尔斯·斯科菲尔德包着纱布像蚕茧一样的头，绷带的缝隙里露出两只眼睛，能看得出生命已经在渐渐溜走，他肿胀的嘴唇还在蠕动：

“恭喜你，多米尼加是你的了。搬到帕尔马之后不要忘了我。”

他觉得震惊的不是这个谎言本身，不是斯科菲尔德相信了这个谎言，或者假装相信了这个谎言，而是，斯科菲尔德对自己竟然痛恨到这种程度，以至于他死的时候脸上还带着嘲弄的笑容。他是不是以为科学家就没有感情了呢？还有他妻子，那个对床事乐此不疲的女人，也了解他和多米尼加之间的关系。

“要是多米尼加愿意的话，你肯定会跟她上床了吧，她才不会在乎乱不乱伦这种事情呢。但是你们不需要上床，对不对？你们不需要性这种普通的东西来装饰你们的感情。你们只需要对方，所以我要走了，我要在趁我还留有一丝尊严的时候离开。”

“马克斯，怎么了？”

何价值，警察肯定不会注意到的。妈，还有件事，安吉拉会不会不知道洛里马医生会这么快修改遗嘱。律师告诉你洛里马医生是上周五改的遗嘱，对吧。可能是因为他周五早上要去伊利的谋杀现场，那天警察是十点打电话到实验室的，他十点肯定已经见到律师了。”

“你说这些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有人可能以为我有杀人动机，但是她也有。”

你当然没有杀人动机，太荒谬了，太邪恶了。布兰达，要是你跟我和你爸去看音乐会就好了。”

“还是不要了。斯宾塞小姐唱《我喜欢苍白的双手》，还有那些孩子跳梅波尔舞，女子协会摇手铃，马修敲勺子。这些我都看过好几遍了。”

“但是你要是跟我们去了，就有不在场证据了。”

“如果你和爸爸呆在家陪我，我也会有不在场证据啊。”

“要是洛里马医生没有把那一千英镑留给你，昨天晚上做什么都没关系。希望杰拉德·保伦能够理解吧。”

“如果他不能理解，也完全有退路啊。我觉得这件事跟杰拉德没有任何关系。我又没跟他结婚，连订婚都没订。他最好不要插手这件事情。”

布兰德看着妈妈，突然觉得有点害怕。这种表情她只在妈妈身上看见过一次，就是在她第二次流产之后，格林医生告诉她她再也生不了孩子了。布兰达当时只有十二岁，但是她突然记起当时妈妈的表情，就跟现在一模一样，好像有一只无形的手擦掉了所有的喜悦，脸颊和眉毛的轮廓也变得模糊，眼神变得暗淡，脸上带着一种凄凉的表情。

她还记得当时对母亲的愤怒和不解，母亲是坚不可摧的顽石，但是她竟然也如此脆弱，不堪一击。她应该是来宽慰布兰大的，不是来寻求宽慰的。但是现在布兰达长大了，她能理解母亲的痛苦。她看着妈妈，像是审视刚刚认识的陌生人。她穿着便宜的裙子，翻领上别着上次过生日时布兰达送给她的胸针。低跟鞋上的脚踝已经开始变粗，双手上开始长满老年斑，金色的结婚戒指已经嵌到肉里，卷曲的头发跟自己的一样是金红色的，她把头发向一边梳起，用乌龟壳做的夹子别住，妈妈脸上的皮肤还是很光滑，几乎没有一丝皱纹。她用双手缠绕住母亲的肩膀。

“妈妈，不要担心。会没事的。达格利什警官会找到凶手，一切都会重回正

轨的。我给你冲点可可吧，不要等爸爸开会回来了，咱们现在就喝。妈，没事的，真的没事。”

突然她们同时听到有车开进来，她们看着对方，像同谋一样有罪恶感。开进来的这辆车不是莫里斯，怎么会是呢？教堂委员会的回忆八点半之前是不会结束的。”

布兰达走到窗前，向外望去。汽车停到了门口。她脸色瞬间变得苍白，转过头对妈妈说：

“是警察，是达格利什警官。”

普里德莫尔太太没有说话，她站起身，拍了拍女儿的肩膀，走到走廊，打开了大门，马辛寒还没有来得及敲门。她坚定地对达格利什说：

“进来吧，很高兴你们能过来。布兰达有事情告诉你们，你们应该想知道。”

8

这一天快结束了。达格利什穿着睡袍坐在蓝月亮的房间窗户前面的小桌子旁边，听见教堂钟声敲响，已经十一点半了。他喜欢自己的房间，他来的时候就剩下两间了，这是最大的那间。窗户外面是教堂墓地，能看见村委会和圣尼可拉斯教堂的天窗和燧石塔。蓝月亮只有三间客房，最小最闹的那间在酒吧上面，马辛寒选了这个房间。一对在东安格利亚旅游的美国夫妇已经在主卧住下了，他们到东安格利亚可能是为了认祖归宗，寻找祖辈的记忆。他们在饭厅坐在桌子旁边热情地研究地图和旅行指南，他们如果知道新来的客人是调查谋杀案的警察，也没有多嘴问问题。他们冲达格利什和马辛寒笑了笑，说了声晚上好，又转过头集中精力消灭古特贝德太太准备的砂锅苹果酒兔肉。

蓝月亮里非常安静，酒吧里早就没有了声音，他听到最后一声再见已经是一个小时之前的事了。他知道，马辛寒整个晚上都呆在酒吧，想听到有用的信息。达格利什希望酒吧的啤酒能好喝一点，不然马辛寒肯定会觉得这个晚上毫无收获。他出生的地方离沼泽地很近，知道这里的人的一大嗜好就是啤酒。

“警察需要更多的文件。他们只对特定的数字感兴趣。但是布莱克罗克探长已经跟你解释过了对吧？”

“对，先生。”

“他们现在在检查 76 年和 75 年的文件，你可以找出 74 年的，他们要是要求看更早年份的文件，你也要帮他们找出来。”

他把视线从文件中挪开，第一次正视了布兰达一眼。

“洛里马医生给你留下了一笔钱，对不对？”

“对，先生。一千英镑，这笔钱是给我买书和仪器用的。”

“你不用叫我先生。叫我豪沃斯医生就行了。你喜欢洛里马这个人吗？”

“喜欢。”

豪沃斯又把视线转移到文件上面，他翻了一页纸，说：

“奇怪，我以为他不会对女人感兴趣，女人也不会对他感兴趣。”

布兰达坚定地说：

“不是你想的那样。”

“不是哪样？你能告诉我他不把你当女人看吗？”

“我不知道。我觉得他不会……”

她说不下去了。豪沃斯又翻了一页文件，说：

“不会勾引你吗？”

布兰达心里升腾起一股怒火，她鼓起勇气，说：

“他不会的。肯定不会在实验室勾引我，我们又不会在其他地方见面。而且如果你了解他，你肯定就不会这么说话了。”

她被自己的莽撞吓到了，但是主任说话的语气却有一丝伤感，她想：

“你说的对。我从来就不了解他。”

她试图解释。

“他跟我说过科学的意义。”

“科学的意义是什么呢？”

“他说科学家会建立一个物质世界如何运行的理论，然后做实验来证明。只要试验成功，这个理论就成立。如果实验失败，科学家就要找到其他的理论来解释这些事实。她说，科学是自相矛盾的，幻灭并不是失败，只是向前进了一步。”

利什问道：

“他偶尔会给你打电话对吧，你会给他打吗？”

她转过身把一个靠垫拍松。

“不会，为什么我要给她打电话，我连他的号码都不知道。”

马辛寒说：

“他去盖特希尔的教堂，而不去村子里的教堂，不是有点奇怪吗？”

薇拉德严肃地看着他：

“不奇怪啊，斯菲尔德先生是一个值得人尊敬的人，但是他水平不高，这里的人都是英国国教徒。我父亲当年也是这里的牧师，他经常因为禁猎区问题跟教堂委员会发生争执，我想洛里马以上呢个应该是不想卷入村里的事务，如果你定期去教堂，就很难避免这些事情。格莱格里神父也没想到他会去他的教堂，毕竟他要照顾父亲，实验室的工作要求也很高。警察竟然没有叫格莱格里神父，我觉得有点不理解。应该有人叫牧师过去超度亡灵啊。”

达格利什平静地说：

“薇拉德小姐，我们发现尸体的时候他已经死了好几个小时了。”

薇拉德小姐站起身，好像在说问话应该结束了。达格利什用正式的语言向她道谢，告诉他如果想起什么事情要立刻跟他取得联系。他和马辛寒走到门口，她突然傲慢地说：

“小伙子！”

两个侦探转过身看着她，她直接对马辛寒发号施令，像是老式的奶妈在教训一个孩子。

“你打开窗户就已经很不礼貌了，能不能把窗户关上，然后把蜡烛点着。”

马辛寒好像要遵守已经遗忘了很久的命令，他关上窗户，点燃蜡烛。薇拉德小姐也没有送他们出门，他们走出这栋房子，一个人都没有看到。他们坐到车里，系上安全带之后，马辛寒开始爆发了：

“科里森就不能找个合适的人来照顾他的两个孩子吗？非得找这么一个老太婆？她就是一个泼妇，一个酒鬼，简直是个疯子。”

“没那么简单，这个村子这么偏僻，这么大的房子冬天很冷，女儿又不好相处。如果要在这种工作和救济金之间进行选择，很多人都会选择救济金。你有没有看见篝火？”

有过去帮他，应该心存愧疚。但是当时我很高兴，他死了我很高兴。我心里只有一种情绪，那就是恐惧。我匆忙下楼，走出了实验室，好像凶手也会追杀我一样。门上的耶鲁锁还在，我肯定把门底下的门闩打开了，但是我也不记得了，然后我就快速跑下车道。我记得当时没有公交车经过，但是我到大门的时候公交车已经启动，等我跑到路上已经看不见公交车了。然后我看见一辆汽车开过来，我本能地站到阴影里，汽车慢了下来，开到了实验室的车道上。然后我让自己慢慢地走回来，然后我就记得自己到家了。”

苏珊·布拉德利第一次开口说话：

“克利福德都告诉了我，他必须得告诉我。当时他脸色苍白，我知道肯定发生了可怕的事情。我们一起商量最好的应对办法。我知道他跟洛里马的死没有关系，但是谁会相信克里夫的话呢？生物部每个人都知道洛里马对他的看法，他肯定会受到怀疑，如果你发现他当时就在实验室，他怎么能证明自己是无辜的呢？我意我们决定说我们俩整晚都在一起。我妈妈九点给我打电话说她安全到家了，我告诉他克里夫在洗澡。她本来就不同意让我跟克里夫结婚，所以我不愿意承认克里夫出去了。她只会批评他又把孩子和我扔在家里。我们知道她可以证实我们说的话，虽然她没跟克里夫说话，应该也会有些帮助。然后克里夫想起来在洗脸池里吐过。”

他丈夫迫切想要继续往下说，好像极力想让他们了解和相信他说的话：

“我知道我往脸上泼了凉水，但是我不知道池子有没有冲干净。我越想越觉得没有冲干净，而且我也知道你们从呕吐物中能获得多少信息，我体液中有血液组织，但是我并不担心。我知道胃酸会破坏所有的抗体，实验室不能找到我的血型。但是呕吐物里有咖喱粉和豌豆色素，只要调查晚饭吃了什么就知道是我吐的，但是我又不能撒谎，因为苏的妈妈也跟我们一起吃晚饭了。”

“所以我们就想组织比德维尔太太去实验室，我每天都在九点之前上班，所以我肯定是第一个到实验室的，如果我直接去厕所，把洗脸池洗干净，就可以销毁唯一的证据，没有人会知道。”

苏珊·布拉德利说：

“是我提出给比德维尔太太打电话的，跟他丈夫通话的也是我。我们都知道她不会接电话，她从来都不接。但是克里夫不知道洛里马医生那天前一天晚上没有去医院，洛里马先生打电话到实验室的时候他刚从生物部出来，我们的计

“斯特拉，今天晚上不要出去，在家陪我，我害怕。”

“为你留下来，还是为我留下来？”

“为了我们俩。”

斯特拉转过身。她微笑着，挥手跟安吉拉告别。门打开的时候安吉拉听见外面风的哀嚎，一股冷空气铺面而入。然后她听见门关上的声音，这个声音一直在农舍回想。斯特拉已经走了。

8

“天啊，这是什么地方？”

马辛寒把车门关上，看着他们前面的景象，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在黄昏的光线中一路颠簸来到小路的尽头，前面是一座窄窄的桥，两边的高坝之间有一条臭水沟，臭水沟变成了灰色，水几乎变成了固态。对岸是一个废弃的维多利亚式老房子，砖瓦混乱地堆在臭水沟旁边，墙体已经被破坏，能看见里面的朝天轮。旁边还有两个低于水位的农舍。他们身后一望无际的荒地连接着远处紫红色的夕阳。犁地的时候把沼泽地里埋下的树木和橡木挖出来，放在路边晾干。看上去像是被毁坏的史前生物向天空伸出手臂。虽然这两天都出了太阳，天气干燥，前门的花园里却还泡在水里，几棵发育不良的树树干也还是潮湿的。这里像是太阳永不升起村庄。他们跑过铁桥时一直鸭子吓得呱呱叫起来，除此之外这里都是一片寂静。

一个农舍里拉上的窗帘后面透出来一丝灯光，他们踩着被风吹落的米迦勒雏菊走到前门。墙上的油漆已经开始斑驳，门环很重，达格利什拿起门环敲门都有些困难。门环发出沉闷的声音，几分钟之后门打开了。

他们看见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女人，脸上皮肤松弛，眼睛里充满焦虑，稻草色的头发向后梳起。她穿着一件棕色的格子裙，上身穿了一件深蓝色的针织衫。马辛寒看见她这副样子，向后退了一步，说了声对不起，好像打扰到了他。达格利什说：

“米津太太吗？我们是警察，能进来吗？”

她没有看达格利什递过去的证件，好像也没有感到惊讶。她贴在走廊的墙上，达格利什和马辛寒从她前面经过，进入客厅。客厅很小，家具也很简单，

大牌子了。我们坐在酒吧间，环境很舒服。酒吧间里烧着烧着泥煤，有一个高高的书架，上面放着很多不同颜色的板子，吧台后面放着两瓶假玫瑰花，炉火前面有一只黑猫。酒保叫做乔，他的头发是红色的。”

“米津太太，然后你们去哪了？”

“应该是澈微寒姆，我们到那的时候我瞥了一眼十字路口的路牌。我们开了一个大房子的车道上，停到了树底下。我问他谁住在里面，他说没人住，是政府的办公楼。然后他就把灯关了。”

达格利什温柔地说：

“你们在车里做爱吗？米津太太，你们有没有去后座？”

这个问题既没有让她觉得惊讶，也没有让她觉得尴尬。

“没有，我们就在前座做的。”

“米津太太，这件事情很重要。你记得你们在车里呆了多久吗？”

“记得。我能看见仪表盘上的钟。我们到的时候已经九点一刻了，我们在那一直待到十点。我当时特意看了时间，因为我有点担心，不知道他会不会开车送我到小路尽头。我就只有这么多要求，我肯定不会让他把我送到门口，但是如果他把我扔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就惨了，有时候很难回的来。”

马辛寒想，她说的这么轻松，好像只是在抱怨公交车服务一样。达格利什说：

“你在车里的时候有没有人从房子里出来，从车道上下来？如果有人出来你会注意到吗？”

“应该会的。如果他们从大门出来我应该可以看见。对面的街灯正好打到车道上。”

马辛寒直截了当地说：

“但是你会注意到吗？你不是有其他事情要做吗？”

她突然笑了，声音很粗，吓到了达格利什和马辛寒。

“你们觉得我很舒服吗？你们以为我会喜欢吗？”然后她的声音突然又变得沉闷，几乎是奴颜婢膝的声音。她冷冷地说：

“我应该会注意到。”

达格利什问道：

“米津太太，你们在一起说了些什么？”

后她才开始感到害怕。实验室里有布莱克罗克探长在身边，她可以尽情地想象恐怖的画面，但是现在这种恐惧却敲打着她的神经。建成一半的实验室像史前建筑一样笼罩在她面前，高大的石板上面沾满了祭祀品的鲜血，直刺入高耸的天空。夜空一片漆黑，低矮的云层掩盖了疏疏落落的星星。

她心里有些犹豫，云像笨重的双手一样分开，一轮满月显现出来，像圣餐饼干一样透明。她看着这轮明月，想起圣餐饼干在自己上顎融化的感觉。然后云层又把月亮遮掩了起来，她面前又是一片漆黑。风声也越来越大了。

她紧紧握住手电筒。手电筒让她感到安慰，至少她手里还有个东西可以拿住。她前面是防水布铺盖的砖瓦堆，一排一排的大梁，木桩上面的两个小屋，也就是承包商办公室。她选了一条路往前走，从主建筑工地入口处往里走。然后她又犹豫了。入口这么狭窄，几乎充满了凶险的预兆，她觉得里面是一片黑暗的未知的世界。童年的恐惧又一次回到她心里，她有回头另作计划的冲动。

然后她严厉地批评了自己，劝自己不要这么愚蠢。建成一半的建筑，砖瓦，混凝土，钢架都是很正常的东西，里面没有过去的记忆，也没有隐藏秘密的痛苦，所以没有什么好害怕的。而且，她对这个工地很熟悉，实验室的员工是不能从新建筑里穿过的，豪沃斯在员工通知版上贴了一个通知，但是每个人都知道有人会从那穿过。建筑开建以前这里就有了一条路，布兰达依稀还能记得这条路怎么走。她又累又饿，现在再犹豫实在是太荒唐了。

然后她想起了爸爸妈妈。家里人不知道自行车出了问题，很快就会开始担心她。他们会给实验室打电话，没人接的话他们就知道大家都走了。他们会发挥充分的想象力，幻想她死了或者受伤了，被人抬着上了救护车。或者，他们会想象她躺在实验室的地板上，成为继洛里马之后的第二具尸体。让他们同意自己留在实验室已经很难办了，她迟到一分钟他们就会开始担心，她如果晚到家，他们肯定会大发雷霆，从此不允许她踏进实验室半步。现在实在不是晚回家的时候。她用手电筒照着入口处，坚定地走进了黑漆漆的实验室。

她试图会想图书馆里新办公室的模型。这个大的前厅还没有封顶，应该就是接待区域，连接着建筑的两翼。她要穿过左边的生物部，寻找到达盖特马希路的捷径。她用手电筒照着砖墙，小心穿过凹凸不平的地面，走到左边的入口。她找到第一扇门，第二扇门。实验室越来越黑，充满了砖尘和泥土的味道。夜空的微弱光芒也不见了，她走到了封顶的区域。这里一片寂静。